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朱星鵝自選集

104

I217.
2564

秉股份有限公司

104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，鶴星朱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樂

朱星鶴自選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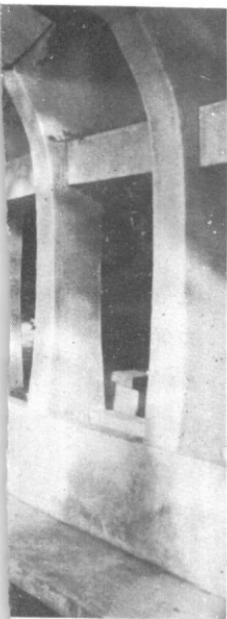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新文學叢刊
104

翻版
印權
必所
究有

著作者：朱朱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裕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段〇七號
臺北市五福四路一〇五號
臺北市新生南路一九二九〇〇號
臺北市高雄市新竹市精裝
臺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初版元元元元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①一八五號



國
印
像
像
造
自
一
九
七
年
元
鄉
鄧
明
呈
有



►與作家趙玉明在文藝座談會上



▼獲頒第十八屆文協獎章





▲與詩人洛夫、方心豫遊武陵農場

►作者攝於胡適公園



▲與畫家鄧雪峯等人在大膽播音站

多愁的旋律

朱光耀

老遠，口哨聲從晚風中傳來，一時間，滿院子都飄起了一支愛口哨的旋律，輕快，活潑，晴朗！
隨着口哨搖擺，我的心也活躍起來，一天之中，只有這個時候是最快樂的時光。

我一面收拾書櫃，一面輕聲地哼着：

君知否：南國

那兒鳥語花香

黃金果之邦

薔薇花之邦

歌聲飄滿一屋子，我已唱得走神，背後忽出個東西

目錄

素描

生活照片

手跡

小傳

一

第一輯 文藝理論

生命，無盡的等待

從「下班後」看現代人的苦澀

重讀「輓歌」有感

三二三

第二輯 散文

展 樂

五月的歌

坐對一山青

講臺上

我心依依

又來的時候

我在這裏等車

到重慶南路走走

病中手記

到南部去

三 畫 呈 烏 穎 吉 突 齒 克 全 〇〇

第三輯 小說

冷冷的夜

白石橋的故事

誰要去聽歌

水

一串史詩

揮手向雲

釣

父不詳

二九 三五 三四 一元 一七 一五 二三

小傳

朱星鶴，筆名亞之，民國二十五年生，湖南湘鄉人，畢業於政戰學校政治系。

他生長在一個充滿書卷氣息的家庭，父母大半生均任教職，新舊文學的造詣都很深，母親尤好詩詞，常和父親及友朋相互唱和，他從小耳濡目染，對文學也產生濃厚的興趣，小學四年級時開始讀「西遊記」等中國古典小說，稍後讀徐志摩、朱自清等人的詩或散文，進入中學以後，更廣泛閱讀西洋名著，不過，他正式寫作卻是進入政戰學校以後。

由於戰亂，他的學業都是時讀時綴，逃難或失學的時候，他總是一面自修一面閱讀各類文學作品，卅八年隨流亡學生隻身來臺，舉目無親，生活無着，讀書更成了夢想和奢望，然而，即使在那樣艱困的環境下，他仍然不忘讀書，沒有錢交學費，他就到各種補習班去旁聽，檢別人丟掉

的講義回來練習，沒有錢買書，他就向圖書館借，不能借的就在裏面看，甚至把整本書抄回來，直到考取政戰學校，才好好安心地讀了四年書，那是他一生中最充實和快樂的時光。

復興崗上的文風很盛，也人才輩出，在那種環境薰陶下，他開始走上文學創作的路，他寫散文，寫小說，也寫評論，他還得過一次電視劇本獎，他嘗試着各種表現的方法，每一種嘗試對他都是一次挑戰。

在文壇上，他是一位勤奮的耕耘者，他不爭名，不炫耀自己，也不隨波逐流，競尚風光，他祇隨心所欲地、勤懇奮勉地走他自己的路，唱他自己的歌，默默地把他的愛心、熱情和關注，散播在那些荒蕪而需要滋潤的心田中。

朱星鶴就是這樣一個平實的人，在文壇上，他不是一顆閃亮的「星」，但他那發自黑夜的一束清冷的光，也能照亮幽遠的一角，在你的心上，在你的生命中。無疑地，他在文學上所投注的心血和精力，是應該獲得認定的，他的成就也應該被肯定。

生命，無盡的等待

析論「在那風沙的嶺上」

早年，知道王家誠是個畫家的人大概不少；知道他也寫小說的人恐怕不多。王家誠自稱他的作品晦澀難解，一如未加糖的咖啡；趙雲也說他的作品澀得像橄欖，有些人還未經咀嚼，就急急地把它吐了出來。

「在那風沙的嶺上」與其說是一本小說集，不如說它是一本哲學的書，或者稱之為「哲學性的小說」也未嘗不可。這本書裏存在着許多值得玩味的東西，譬如生與死、存在與虛無、萬有與神、人性與獸性、戰爭與和平、夢與現實、乃至取與捨、得與失、愛與恨、情與慾等等。儘管王家誠的小說一如他的畫，晦澀而深沉，但卻予人一種巨大的壓迫感。他寫戰爭、死亡、墮落、迷失、掙扎、受苦，筆觸沉厚而古拙，含蘊着不可測度的博大與永恒。在王家誠看來，生命沒有終

極的目的祇有過程，他玩味着這過程，也享受着生命這一既成的事實。存在主義者喊出：「從絕望的另一面開始！」王家誠的小說，幾乎都表現出這種意識形態，看來作品充滿了痛苦和無可奈何，其實在冷靜的架構中，卻跳躍着生命的潛能，像未被琢磨的玉石，必須要細心的尋找才能發現它。

這本集子一共收輯了廿三個短篇，要想把全部作品都拿來一一分析，事實不可能也無此必要，因此，我祇選出幾篇較有代表性的來討論。

「阮！我的朋友」，是最長，也是最好的一篇。

故事很簡單：一個越籍華人被征召入伍，在巡邏時遭伏雷擊中，十一個人，兩部車，回來的祇是一條小野狗，和一個爬行的軀殼；待清醒過來時，才想起推他的那一雙手，如果不是這雙手把他推下車去，那唯一生還的不是他而是阮——一個吊兒郎當的中越人。

這篇小說是以第三人稱寫的，用的是「一個觀點」而非「全知觀點」。在總題目之下，另用了五個子題：小狗、二等兵阮春雄、焚、歪扭的子宮、死寂的原野；形成五個獨立而互相關聯的段落。

故事從溫柔的一面開始：鷄叫、汽笛聲、飄忽而遙遠，「朦朧中彷彿熟睡在春天的椰子樹下」。逐漸展列出一場血腥與死亡的悲慘畫面：堆積在巡邏車上的屍體；分不出頭和臉的駕駛

• 待等的盡無，命生。

士；在蠕動着的血污中再補上一串串機槍子彈的越共；緊抓着堤草而死去的阮。作者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，對比出戰爭的可怖和可咒。

作者並不從正面去描寫戰爭的慘烈殘酷，只借作品中的「他」去回想和反芻一些令人心悸的場面。幾個女人在頽坍和焦爛中翻檢着戰火殘餘下的物品，也翻檢着活下去的希望；阮亡命地衝過去，「他」阻止他，「他」那裏知道，那堆瓦礫中住過阮的女人和他們的孩子；車身折裂的破洞口，裸露着一個小孩由肩切斷的一隻手和暴露出來的雙眼，那破洞像一個醜惡的子宮；眼前有旋舞的袈裟，燒得焦黑的女尼，零亂的木牌和木棒……

越戰是最醜惡的一場戰爭，許多人——包括越南人、泰國人、韓國人、菲律賓人、澳洲人、美國人、和像「他」這樣的中國人——在戰場為自由獻身，而另一羣自私愚蠢的傢伙，卻不惜扯毀正義的旗，遊行、罷課、自焚、全然抵消了烈士們用鮮血換來的勝利。於是，戰爭串連着戰爭，殺戮重疊着殺戮，死亡追逐着死亡，在這裏和那裏，在今日和明日。

這篇小說的對話少到幾乎沒有，但描寫敘述卻不嫌沉悶，作者只藉一個「小說人物」的「意識」流轉，寫出戰爭的恐怖，生之痛楚，因此，讀者所感受的，不只是死亡的悲哀，而是生命存在的慄慄。生命，在戰亂裏何其脆弱！

何以說這篇小說用的是「一個觀點」而非「全知觀點」？

「全知觀點」是以作者爲主導，他可以任意進入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動，譬如作者塑造了甲和乙，甲在運動而乙在睡覺，作者既可以寫出乙睡夢中的所聞所感，也可以寫出甲運動時的心理狀態。事實上，這種寫法只是作者一個人在舞文弄墨，讀者就像傻瓜一樣被逗弄得忽東忽西，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只是作者玩弄的一羣傀儡。但如用「一個觀點」便不同。

最初提出「一個觀點」論的是美國小說家亨利·詹姆斯。所謂「一個觀點」，就是小說所有的人物、事跡、景象、都由小說中的某一個人去觀察和感受。這「某一個人」對周圍事物有所不懂，讀者也只好不懂，作者並不加以說明。所以，「一個觀點」下的這「某一個人」那怕是第三人稱的「他」，也一如作品中的第一人稱的「我」，「我」能看到想到的才能寫進作品裏去，「我」看不到想不到的便不能寫進作品，因爲，「我」是無法進入別個人物的内心，是無法理解別個人物的意識活動的。「一個觀點」下的這「某一個人」亦復如此，「他」既然從作品中站出來，便一切祇有透過「他」來進行，作者是無能爲力的。

說得更具體一點，「一個觀點」所描繪的並非是作者意識中的客觀世界，而是小說中「某一個個人」主觀意識裏的客觀世界。如「阮」篇中的那個越籍華裔戰士，作者透過「他」來看戰爭的慘不忍睹，透過「他」來寫戰爭的景象，更透過「他」來批評戰爭，這已經是把作者的觀點溶入了小說人物的觀點，再由小說人物隨情節放射出來。於是，讀者所接受的便是這個「小說人物」

的觀點而非作者的觀點，這樣才不會產生排斥的作用，也才會引起共鳴。

很可惜的是，王家誠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，有許多次他從作品背後冒出來自說自話，「小說人物」反而被推到一邊去了。這正是傳統寫作法所最為人詬病的地方。

「像聖經裏面的神，無始無終，獨來獨往。或是有同類，卻只像那野兔、野鳥，或像那不知來自何處的小狗，互不關心地竄跳着。多麼不幸，他是人，也有同類。」（P. 13）

尤其最後那三句，作者的影子站得太明顯了。

「應召不久，這是他第一次出動的鎮暴任務，這事時時在他雜亂而易感的心中繚繞着。」

（p. 19）

這分明是作者在幫助說明，「在他雜亂而易感的心中」，更是把作者的意見加之於「小說人物」，而非小說人物的自我陳述。

任何作者在創作時都是全神貫注，心無旁騖，鮮少去理會這些屬於理論、技巧方面的問題；但站在批評的立場，卻不能毀棄這些原則，否則，作品便沒有衡量的標準。

「口香糖的夢」——一個舞女：蘇芬；一個吧檯：瑪麗；和一個單身男人的故事。

這個單身男子在舞廳裏邂逅了蘇芬，兩個人在流星雨般旋轉灑落的光暈裏，忙着找尋沒有缺口的口香糖的包裝紙，「如果中了獎，我們一起去美國。」這是蘇芬的夢；「我們——一起。」